

# 安栓华：日本军机轰炸，她跨过战友尸体转运伤员

口述：安栓华 记录：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 徐美龄 摄影：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 吴小兵 徐美龄

## 人物档案

安栓华

性别：女

出生年月：1924年12月23日

抗战经历：1942年，在山西辽县（现左权县）入伍，晋察冀根据地太行军区后勤部担任卫生员。1949年，随部队南下。1952年在中南军区建筑部工作，1955年复员。



扫一扫，听她讲过去的故事

## 为了一口饭，我离开了家

1937年11月7日，300名侵华日军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县张庆村实施了大屠杀。他们挨门逐户搜查，男人个个都要验身，留分头的、系红腰带的、穿短内裤的、手上有茧的统统用刺刀捅死。日本人还到处寻找“花姑娘”，光天化日之下轮奸妇女、枪杀小孩。日军在张庆村屠杀了整整三天，杀死117人，奸污妇女数十人。大街上到处都是尸体，老百姓的车辆、食品、衣物、钱财等都被洗劫一空。

我出生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县（现榆次区），家里还有五个哥哥和一个妹妹。1933年，我9岁的时候，因为没有吃的，父亲被活活饿死了。母亲含辛茹苦拉扯我们兄妹几个，每天都拼命干活；哥哥们也全都去给地主打工，但挣不到几个钱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我很想离开家去自食其力，好减轻母亲的负担，但外面实在太乱了。

1941年到1943年，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，村里的妇救会干部动员我们年轻人支援前线，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参军了。当时发展我去参加妇救会的是一个叫齐秀英（音）的干部，不过后来她牺牲了。1942年，我在山西辽县（今左权县）入伍参军。

## 新手卫生员，初识战争惨烈

抗日战争时期，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，司令部位于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，地处同蒲路以东，正太、石德路以北，张家口、多伦、宁城、锦州一线以南，东临渤海，以山西东北部和河北的冀中、冀东为主，包括察哈尔、热河、辽宁三省的一部，行政上划分为北岳、冀中、冀察、冀热辽四个区。区内除冀

中大平原外，大多是山岳地带。

参军后，我在晋察冀根据地太行军区后勤部当卫生员。当时，我们经常要直接去战场上运送伤员，看到被日本飞机炸伤的战士到处横躺着，一片血肉模糊，有些战士痛得嚎啕大哭，我们也只能跟着一起哭。

转移伤员的过程也很惊险，因为一路上日军飞机都在不断扔炸弹下来。我们6个女卫生员一起抬一个伤兵，每个人都要弯着身子赶路，每运送一个伤员进山洞，至少要花上半个小时。

当时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背了一床被子，还挎着水杯和干粮袋，卫生队的炊事员则背着一口大锅。将伤员抬出战地后，炊事员把大锅架好，我们把口袋里的米和水杯里的水倒进锅里，就这样煮饭吃。

有一次，我们刚从前线战场将伤员抬出战地，炊事员做的饭已经熟了，但日军飞机的轰炸声却离我们越来越接近。来不及吃饭，我们一人抓起一块饭团放进口袋，抬起伤员拼命跑，狂奔了半小时，一直跑进山洞里，这才从口袋里把饭团掏出来，喂伤员吃一点，自己也吃一点。

## 跑慢几步，一同参军的小姐妹牺牲了

1944年初，日军从晋冀鲁豫边区抽调兵力，增援太平洋战场和进行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，以新编的独立步兵旅团和伪军接替其防务。晋冀鲁豫边区各军区部队在八路军总部的直接指挥下，趁日伪军收缩防线、重点守备的有利时机，在1944年的春、夏、秋季连续发动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。



丈夫周广庆去世得早，这张拍摄于1966年的老照片，安栓华保存了很多年。

1944年，战事越发激烈，伤员数量也增多了。

一次，我们从战场转移伤员，我走得非常快，有两个女卫生员稍慢一点，落在了后面。等我运完一名伤员再往回赶的时候，躲在草丛里的村民向我们喊话，说刚有两个女战士被日本飞机扔下来的炮弹炸死了。我们听得心头一紧，果然在前面不远的山路上看到了她们的尸体。但头顶上的炮弹持续不断往下落，我只能抓紧时间继续抬伤员，就算一次又一次经过她们的遗体，却不能为她们做什么，甚至来不及伤心。

等到日军飞机停止轰炸后，我回到山路上望了好久。一个17岁，一个18岁，这两个卫生员是跟我同时参军的山西老乡，结果就这样没了，不知道下一刻我是不是也会死去。

在照顾伤员的时候，有一个伤员念叨着：“我妈就我一个孩子，可是我就要牺牲了。”旁边的女战士问他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出来打鬼子呢？他答道：“我们都是穷人啊，出来打日本鬼子是为了不受欺负，毛主席说要带领我们翻身做主人。”女战士便安慰他，叫他不要伤心。

在这种气氛下，有人唱起了《东方红》，我们就跟着一一起唱，越唱心里就越有劲儿：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。他为人民谋幸福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……”

## 缺医少药，伤员治疗多数靠硬扛

太行军区部队于1944年2、3月间，向盘踞在根

据地腹地的蟠龙至武乡、榆社至武乡交通线上的日伪军出击，收复蟠龙镇和榆社县城，并扫清了交通线两侧的日伪军据点，同时对辽县县城进行围困。

战争是残酷的，因为药品紧缺且运送困难，即便面对重伤员，我们也必须狠着心控制药品用量，只有那些流血多、伤势特别重的战士疼得受不了了，专门负责分发药品的女卫生员才会发一粒西药给他们。不仅是药品，当时连绷带都非常珍贵，伤员换下来的脏污绷带必须清洗消毒后再次使用。我没有受过专业的医疗训练，很多事都只能跟着医生边做边学。但对于大多数伤员来说，我们除了鼓励、安慰他们，也只能不停地为他们清洗伤口。

其实，我们不光没有药，也没有盐。吃不到盐，很多人都开始浮肿，行动乏力。最困难的时候，连伤员都吃不上饭了。附近的村民见着了，尽管他们也很苦，但还是会给我们送点红薯过来。

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，受伤的战士很多时候都是靠硬扛，扛得过就活下来了，扛不过去，就牺牲了。很多牺牲的战士年纪都不大，他们的父母找过来，却得到孩子已经不在的消息，这些可怜的父母也只能抱着我们大哭。而我参军之后也没有再回过家，也不知道自己家人的消息。

## 有家有孩子，便是好生活

1942年到1949年，安栓华一直在山西辽县从事战地卫生员的工作。1949年之后，她跟随部队南下，经过武汉、长沙，最后到达广州，在广州的文化速成学校学习了两年，之后被调到中南军区建筑部担任报纸收发员。

（下转 A04 版）